

紅旗插上一江山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

I247.7

626

紅旗插上一江山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內容介紹

本書包括七個短篇，描寫解放一江山島的英勇戰蹟：有的寫我軍指揮員的沉着、機智，有的寫我海軍陸軍協同作戰中的互助、友愛，有的寫我軍戰士在對敵鬥爭時的英雄行為。

書號：0499

紅旗插上一江山

編者：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印刷者：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（北京燈市口12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數：1—17,000

字數：23千字

1955年9月第一版

印張：1 1/4

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（4）一角一分

目 錄

战船齊發.....	李拔 (2)
紅旗插上一江山.....	魯山 (6)
战友.....	李拔 (10)
第一次戰鬥.....	阿農 (16)
当祖國需要的時候.....	阿農 (25)
排長的智慧.....	李拔、瘦山 (30)
一支鋒利的箭頭.....	阿農 (35)

戰船齊發

李 拔

天還沒亮，成百盞紅燈綠燈就在港裏一明一滅，海上天上一個勁的轟隆隆响。東方一白，十五塊巨大的標語牌就赫然出現在半山腰裏，連起來正是：

“同志們，爲祖國立功的時候到了！”

這時候，海裏軍艦叫，天上飛機吼，汽車盤行在山上，彈藥物資一堆一堆卸到岸邊……解放一江山的戰役就要開始了！

早上八點鐘，我跳上了一艘營指揮艇。艇上的紅旗已經升起，港灣裏充滿了陽光，港外傳來了隆隆的爆炸聲，我轟炸機羣已經向一江山開始了第一次轟炸。

海風跟氣象台預測的完全一樣，由七級風降爲六級風，由六級風再降爲五級四級，在四級風上慢慢停住了。海上風平浪靜。各軍種和兵種的指揮員們一到指揮台上，都脫下大衣手套，緊緊地握手，親切地互致祝賀：

“好天氣！”

“打勝仗的天氣！”

空軍的、支援砲兵的和海岸砲兵的觀察員也相繼上了艇。艇的兩側伸出了許多支天綫杆，報話機都打開了，你呼我應，和岸上的各兵種指揮所開始了聯絡。

空軍發來消息：第一次轟炸一江山戰績良好，現在，正在展開衝擊……

海軍和陸軍投入戰鬥的時刻也越來越臨近了。各艇、各分隊紛紛用旗語向指揮艇報告：“本艇裝彈完畢！”“本分隊裝彈完畢！”

海軍部隊指揮員環視一下散佈在港灣各處的登陸艇羣，端起擴音器，喊道：“各級指揮員注意，對錶，對錶，現在是……”

一切要研究的都已研究妥了，一切要做的都已做了，艇上人誰也不講話。登陸艇指揮員用望遠鏡在瞭望；步兵指揮員在看地圖；觀察員的嘴唇微微地動，大概是在默誦各種信號；通訊兵把耳機套在耳朵上，神情是那樣嚴肅和專心。只有一個動作是共同的：每個人都都不時地彎過手臂來看錶。

果然，分秒不差，十二點二十分正，支援砲兵開火了。

霎時間，整個山和海都震動起來。在港灣左右的山上，這邊一聲砲响，那邊一聲回响；那邊回声還在延續，這邊又响起了第二陣砲声。幾分鐘以後，只听得兩邊都在轟隆隆响，已經分不清哪是回声，哪是真正的砲响了。

這一陣砲擊，就像古代戰爭中的擊鼓一樣，千百隻戰鼓越打越急，越打越密，激勵着戰士的心。在各個登陸艇的樓梯口，不時有鋼盔探出來，戰士急待着命令。

十二時五十三分，指揮台上終於揚起一面藍旗，登陸艇指揮員叫了聲“起航”，艇隊前進了，機器震响了，砲声被馬達声蓋了下去。

我站上指揮台，俯視海面。兩邊的羣山徐徐後退，海面逐

漸開闊起來。散佈在港灣各處的登陸艇羣，立刻像被一條綫串了起來，迅速編成了嚴整的隊形，在我們的艇後前進。晴空裏無數面紅旗、藍旗迎風招展。

這時，在左前方的海面，出現了一支與我們數量、裝備完全相同的兄弟艇隊，翹着首排成一綫，與我們向同一方向進發。

在右前方，在遠處，突然出現了幾個黑壓壓的小島，仔細一看，它們都在慢慢向前移動，而且越來越多了——原來這是衛護我們航行的一支艦隊。

不知在什麼時候，也不知從哪一個港灣裏又駛出來一支登陸艇隊；它們突然出現在我們的右鄰。而且迅速地跑到我們的指揮艇前面去了。

一江山已經不遠了，但看起來無論怎樣也看不清楚。一江山全島整個淹沒在炸彈、砲彈的煙霧中。

前進，加速前進！一切都按着戰鬥計劃進行着。指揮員站在指揮台上，沉靜地瞭望着。

下午一點五十五分，轟炸機羣準時來到。在島上東部和西部的兩個防禦支撐點上，頓時衝起兩股濃重的褐色的煙柱，一江山好像要崩裂了。火苗和煙柱衝起比一江山的最高峯還要高得多，久久不散。

正在此時，艇隊展開了戰鬥隊形，向一江山猛進。

一江山就在目前了。儘管滿山煙火，正面的幾個登陸點也可以看清了。在望遠鏡裏，我看到有些地堡已經被炸坍了，水泥炸碎了，鋼筋彎彎扭扭地露在外面；在海門礁上，敵人的一

個砲陣地正在燃燒，砲管子也燒紅了。海上升起了幾支水柱，在我們的頭頂上有嗖嗖聲，砲彈、子彈是從敵人的尚未被摧毀的火力點裏發射出來的，我們的勇敢的衝擊機羣正在收拾它們。機羣飛得那樣低，以致我們只見飛機轟炸以後騰起的濃煙，卻不見飛機本身了。

這時，從擴音器裏發出了一個聲音，震响在海面上：“同志們，勇敢地向敵人衝擊啊！”登陸艇上的槍砲齊响了，所有武器開火了，我們指揮艇上的砲火也發射了。

指揮艇上人人屏息着氣，眼睛直視前方，艇隊離岸只五百公尺、四百公尺、三百公尺……砲火已經向縱深延伸，機關槍聲大叫，登陸艇前面的大鐵門放下來了：穿藍軍裝的海軍戰士挺直身子站在船頭上，端着輕機槍、衝鋒槍向灘頭上的敵人火力點猛射；步兵端着衝鋒槍，端着刺刀，抱着炸藥包，直撲第一道鐵絲網，只听得連珠砲似的一陣爆炸聲，部隊在硝煙中衝了上去。步兵指揮員感激地握住海軍某指揮員的手說：“好！海軍同志幹得真勇！”某海軍指揮員也激動地回答：“不，最猛的还是陸軍同志，你看！”

從黃岩礁上，飛起了一發綠色信號彈！緊接着，各處都發出了信號。下午兩點三十分，登陸成功了！

紅旗插上一江山

魯 山

在解放一江山戰鬥之前，上級隆重地授予步兵某團第二營一面大紅旗，命令二營指戰員們，跨過海洋將它插上一江山山頂上去。就從那時起，全營每個同志，都懷着熱烈的願望：要是我能够親手插上這面大紅旗，多好！

十八日這天，天氣晴朗，廣闊的海面上，風平浪靜，就跟平地似的。

中午，我軍的大砲首先轟鳴，成批的砲彈，飛過海洋，落在一江山；我空軍的機羣，也輪番向一江山進行猛烈轟炸；海洋上是我們的艦隊和砲艇。從天空到海洋，巨大的攻擊開始了，蔣賊軍盤踞的一江山海島，頓時轟起了漫天的煙塵。

滿載步兵的登陸艇起航了，在我軍強大的砲火掩護下，向一江山駛進。

戰鬥英雄副團長毛張苗，親自指揮第二營的攻擊。將地圖攤在面前，不停地拿望遠鏡觀察正前方，那面大紅旗，正安放在他身旁。

進入到一定距離時，指揮艇上升起旗幟，左側第五連的幾艘登陸艇，奉命趕到頭前。在一條飛快前進的艇上，營長孫勇和連長毛坤浩，連連向指揮艇揮動手臂；指揮艇上的教導員平

濤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，高舉大紅旗向他們揮舞。在這同時，右側六連的幾艘登陸艇，也飛快地駛過指揮艇，趕到前面去。

左側五連的登陸艇，很快把豎一綫的隊形變換為橫一綫的隊形，齊頭並進，直向一江山的樂清礁灘頭陣地猛撲上去。這時正是下午二點三十五分。

登陸艇靠上亂石成堆的淺灘，激盪起來的海水，直灌進艙內，戰士們顧不得棉褲被濺濕，奮勇跳上岸去。第四排的戰士，迅速破開敌人的鉄絲網，冒着兩側射來的彈雨，勇猛地往上衝擊。連長毛坤浩揮着手裏的槍，高呼着：“同志們，衝呀！”頑守在前沿的敌人，擋不住我軍銳不可當的衝擊，紛紛跳出工事，向兩邊逃竄，戰士們拿衝鋒槍掃射，突破口向左右兩邊撕開來。

毛連長在第一道塹壕前，負了傷。額角被彈片擊破一小塊，鮮血沿臉龐流下來，四排長忙去給他包紮，他推開四排長，大聲說：“不要管我，快上去！”他一隻手按住傷口，高呼着：“同志們，快衝！”繼續指揮着部隊，向山上衝擊。

在指揮艇上，副團長毛張苗爬上登陸艇的最前頭，觀察登陸部隊的衝擊情況，並命令艇上的輪機員加速前進，緊接着也登上陸，在第一道塹壕前安上指揮所。通訊員立即忙碌起來，向全營登陸部隊下達副團長的命令：迅速向前推進。

兄弟部隊同時從一江山的西部和南一江登陸突破，激戰在整個海島上展開。我軍的砲火，層層向前推移，空軍配合步兵作戰的衝擊機，輪番掃射步兵前面的敌人陣地。

負傷的毛連長，堅持着不肯下火綫，在佔領第二道塹壕

後，他查明情況，組織好兵力，繼續向兩翼伸展。由於傷口的劇痛，他突然感到一陣昏迷，通訊員陳壽南剛給他包紮到一半，他又堅強地跳起來，隨着最前面的一個班，向山上衝去。

營教導員平濤，在部隊發展神速情況下，攬起大紅旗，向前奔跑，山腰上遇見營長孫勇，他又一手把紅旗接過去，繼續向山上奔跑。

衝擊着的戰士們，歡呼着：“紅旗上來了！”“紅旗上來了！”孫勇攬着紅旗，剛到“瞭望村”高地下沿，連長毛坤浩又一把將紅旗接過去，飛快越過“瞭望村”，跑向前面的高地。……

所有的登陸部隊，都隨着紅旗，向前猛進！

負傷的毛坤浩連長，奔上無名高地，用力將紅旗插上。他便無力地抵住旗桿，兩膝頂到地上，昏過去了。

這時，營指揮所移上來，並命令着：“紅旗再向前進！”通訊員陳壽南，立即又拔起紅旗，奮勇向二〇三高地衝上去。

登陸後四十五分鐘，一江山最高的山頭上，就揚起了這面大紅旗，副團長毛張苗，望見了這面紅旗，興奮地命令指揮所向前推進。

負傷的毛連長稍一清醒，立即掙扎着站起來，奔上二〇三高地，當他眼見部隊全部佔領了敵人的制高點，臉上展開了笑容，這時節，他才听憑通訊員陳壽南扶着他，在緊靠紅旗的坡地上躺了下來。但他的嘴裏，仍喃喃地叮囑着陳壽南說：“快去報告……迅速組織火力，鞏固住陣地！”說着又昏迷過去了。

英勇的戰士們在勝利鼓舞下，一鼓作氣完成了肅清殘敵的任務。



战 友

李 拔

一江山戰鬥以後，我在醫院裏遇到幾個陸軍的傷員，他們拉住了我，向我談了許多海軍和陸軍並肩作戰的故事，並且再三說：“記者同志，寫一寫我們那些英勇的海軍战友吧！”

是的，我要寫。

只要艇上還有一個水兵……

陸軍的重機槍班長薛章龍同志，給我講了第一個故事：

還在一江山戰鬥以前，陸軍和海軍就開始協同訓練了。有一次航行回來，兩個山東老鄉——陸軍的班長薛章龍和海軍的副艇長並肩站在登陸艇的樓梯口閑談：

“薛章龍同志，看樣子快幹啦，你有幾分把握？”

“我嗎？百分之五十。”

“怎麼？只有百分之五十？”

“唔，‘早鴨子趕不下海’，兩棲作戰這回事，不是咱們陸軍一手能包下的。還有百分之五十在你們身上呢！副艇長同志，你怎麼樣？”

“听着，這是我們的保證：只要艇上還有一個水兵，我們就一定送你們到岸上！”

“那末你也听着，我們也有個保證：只要我們一到岸上——哪怕敵人是銅做的，我們也要敲碎它！”

說過這話以後不幾天，一江山戰鬥發起了。

這一天是艇長親自掌舵，他站在駕駛台裏扶着舵輪。副艇長指揮槍砲。

在離岸一千公尺的地方，艇隊展開了戰鬥隊形，艇的速度加到了不能再快的速度。就在此時，敵我雙方開始了激烈的對射。

一梭子機槍彈飛來，駕駛台上的玻璃窗給穿了幾個洞，玻璃上濺上了血點，艇長負傷了。可是他那掛着血的臉還貼在玻璃上，目不轉睛地看着登陸點。

艇離岸不過五百公尺了。

一發砲彈落在駕駛台前，駕駛台被削去了小半邊，艇長倒下去了。副艇長奔了過去。艇長叫副艇長扶起自己來，又用手指觸着玻璃窗，交代說：“你把登陸點看仔細了：就在那個冒火的地堡边上，兩塊岩石當中……千萬別錯了！錯了要增加陸軍的傷亡，要……”沒說完，艇長就倒在舵輪上。副艇長把艇長扶到甲板上，剛抓住舵輪，突然一個水兵鑽上來：

“副艇長，你指揮射擊，駕駛交給我吧。”

登陸艇向一江山直射而去。在副艇長的指揮下，艇上的火力更猛烈地掃向岸上。

又一發砲彈落在艇上，駕駛台上着火了，副艇長胸部負了傷，那個擔任駕駛的水兵也倒下了。陸軍的班長薛章龍抱着一個滅火器撲向駕駛台。副艇長硬挺着身子又到舵輪邊接手駕

駛，艇一搖晃，他幾乎仆倒下來，幸好被薛章龍扶住了。薛章龍說：

“副艇長！副艇長！你負傷了，下艙去吧！”

可是副艇長兩手扶着舵輪，駕駛台前還沒有被撲滅的火光，照紅了他的臉，他的臉色更顯得莊嚴，他沉靜地回答薛章龍說：

“你忘了？這是我們的保證！我們艇上還不止剩一個水兵！”

這時，登陸艇離開艇長指定的登陸點只有二十多公尺了，鐵門嘩地一聲放下，副艇長喊了聲：“同志們，衝上去就是勝利啊！”

艇上的陸軍就一齊躍出，像狂潮——一下淹沒了敌人的灘頭陣地。

藍軍衣上的窟窿

部隊剛剛登上陸，步兵戰士徐延春就負了重傷，仆倒在一塊岩石上。這時候手榴彈還在跟前爆炸，灘頭上正打得十分激烈。忽然從他後面爬來一個水兵，伸了一隻胳膊給他，把他馱在背上，揹他到了登陸艇上。進到艙裏，那個水兵連忙替他包好傷口，又放下一個吊鋪，幫他躺下，說：“同志，你休息一下，我上去參加戰鬥！”說着就從樓梯口跳上了上甲板。

這時上甲板上正响着暴風雨般的槍砲聲，徐延春怎能在艙裏躺得住！他等那位水兵上去後，自己爬下了吊床；靠着兩手和兩肘的力氣，艱難地攀上了樓梯，也到了上甲板上。

除了輪機兵之外，全艇的海軍同志包括炊事員在內，都到甲板上來了。人人都端着輕機槍、衝鋒槍向岸上的敵人猛射。機槍的槍管都打紅了。有個機槍手負傷了還在壓子彈，血把子彈都染紅了。

“我來！”徐延春爬過去一看，原來這機槍手不是別人，正是剛才救自己上艇的那個水兵。徐延春立刻從他手裏接過了彈夾；水兵用手一指，說：“打那個水泥堡！”

在水泥堡跟前，登陸部隊受到了阻礙，徐延春又恨又急，一夾子打過去：可是只見槍眼旁邊騰起一朵朵灰煙，子彈卻並沒打進去。原來這地堡眼是斜開的，從這裏發射的火力打不到它！

眼看地堡跟前我們的傷亡在增加，像火燒着徐延春的心。那個水兵也氣紅了眼，他順手在甲板上拾起一支衝鋒槍，二話不說，只叫了聲“衝啊！”也來不及走樓梯出大門了，他一蹶就從前甲板跳到了岸上。還有兩個水兵也跟着一起跳了下去。三個穿藍軍裝的水兵直接加入陸軍作戰了。

“衝啊！同志們！”

“打掉它！同志們！”

海軍和陸軍一起衝上去了！十幾個手榴彈一排子摔了出去，衝鋒槍對準了地堡眼猛扣，地堡裏的敵人被解決了！

當登陸作戰的幾個水兵回到艇上時，徐延春已經第二次被海軍同志揹回艙裏去了。那個救徐延春到艇上的水兵一見了徐延春，就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似的，連說“對不起！”“對不起！”原來他正爲了自己沒能很好照顧徐延春，讓他一個人爬

上上甲板而感到不安哩。他看到徐延春臉色灰白，馬上脫下自己的棉衣蓋在徐延春的身上。这件棉衣就在剛才的戰鬥中給槍彈穿透了好幾個窟窿；當徐延春看到这件棉衣時，他心中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友誼的溫暖。

一個海軍傷員

一江山戰鬥發起後的四小時，在浙江前綫某海軍醫院的手術室，一個穿藍軍裝的海軍傷員被抬進去了，醫生輕聲地告訴護士：傷員的腰椎骨被打斷了，彈片還在體內，生命在危險中，必須立刻施行手術，一分鐘也不能耽擱。

這個海軍傷員被第一個抬上手術台。手術室裏的強燈光把他一下刺醒了。他側过头去，看到有個穿黃軍裝的陸軍傷員還沒有被抬上手術台，就叫了起來，雖然聲音很微弱，可是聽得出是：

“先——給陸軍同志——做——手術！先救他們！你們不知道……他們……他們打得多好！”

醫生要給他打針，他想用自己的手推開醫生的手，可是他已經一點力氣也沒有了。

痛楚、疲乏和麻醉劑使這個海軍傷員漸漸昏迷過去。醫生開始施行手術。一個護士在替他量血壓，一個護士把着他的脈搏，血壓漸漸減低了，脈息也愈來愈微弱了。兩顆淚珠晃動在護士長的眼睫上。……

突然，出人意料之外，這個海軍傷員又睜開了眼睛，他像是要呼喊，可是發出的仍然是一種剛能聽見的微弱的聲音：